



元

秦淮月

著逸君方
顧恩

行印館書印祥永

秦 淮 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初 版

著 者 方 逸

發 行 人 陳 安 鎮

發 行 者 永 祥 印 書 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 刷 者 永 祥 印 書 館 第 一 廠

上海陝西南路三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序

泰雅月是齣傳奇劇(Melodrama)，作者在寫作時並未計劃下什麼深宏意旨，不過藉以一種戲劇寫作技巧的嘗試而已。（這裏面包括了「傳奇劇」和「中國風的傳奇」兩種意思。）

可是在牠演出時，有人把牠比做 Well Made Play，又有人在裏面刻意尋求「主題」因而大聲疾呼。然而作者只有微笑。

在作者有數的幾個劇本中，却以本劇演出次數最多，牠跑了很多碼頭，牠幫了不少職業劇團的忙，牠往往成為旅行劇團的釘泡戲。這大概有着牠不得不如此的「傲倖」吧？

作者寫作這劇本的確化了不少功夫，也可以說是費了不少時間來構思。雖不想有什麼大成就，却也不敢聊以塞責，取媚觀衆。可是首次演出時不知爲什麼却被挖去了原著的第三幕而換以歌女清唱的一場戲。如今出版，則再不敢掠美，仍存其真。

劇終後原有「寫於生活煎熬中」數字。想到寫作的當日，和寫完後的一場大病，以及難以遣懷的今日，不禁感慨係之。

是劇演出後，常有人問其出版處，今由永祥付梓，總算了了一件心願。

卅四年七月初

秦淮月

劇中人

鍾紫卿

王隊長

鍾晉康（二太爺）

鍾家男僕

鍾曼滔

鍾家女僕

鍾太太

偵緝隊隊員甲

大少奶奶

偵緝隊隊員乙

秦大嫂

黃三姑婆

魏老三

黛妃

秦紅玉

和尚們

秦二紅

衆賓客

胖子

第一幕

諸君！你有沒有到過秦淮河？要是你去過，那就最好了，省得我來多所描寫，要是你沒有去過，那末我得告訴你，秦淮河雖不如詩人雅士所吟咏的那麼美麗，可一定要說她全無是處，那也未免過甚，單只沿河的那些歌台水榭也就够使人留連忘返了。何況年來清唱發達，歌場林立，一到晚上，湖上畫船往來，絃歌不斷！至少使你覺得別有情調，要是你有點懷古的脾氣，那也許更合脾胃，因為一切建築物事都還多少剩點六朝的痕跡。

即以我們這劇的開場來說也正如此。秦紅玉——我們的女主人公，雖說是個秦淮河上的紅歌女，可也和別人一樣，隨着她媽住在沿河的一間古老房子裏。這第一幕，也就發生在她的臥室。

這是一間河廳的耳房，收拾得相當精緻，迎面有列窗，可以看見對岸的傍水人家。窗有右門，門外是走廊，一直可以走下河去，右牆有門通廳，門窗掩着。左牆則有一小門通廂房套間。

遊廊外有欄杆和低矮的花洞牆。

室中佈置無非牀帳桌椅梳粧台等物。

幕開了。我們可以看出見秦紅玉穿着件旗袍，繫了雙鞋，站在窗前，斜倚着，似在等待着誰，她是一個十九歲的女郎，身段窈窕，眉清目秀，雖然是個歌女，倒有着大戶人家風範。關於她的性格家世，好在下面正文中都有，我想不必在這兒嚼囉。反正她是我們劇中可愛的女主角就是了。這刻兒她只不耐煩地站立着，手裏一把宮扇搖幌

搖幌地玩弄着。河中偶爾有一兩隻船走過，她便特別注意。可總是失望。於是她拿起桌上的小銀嘴茶壺來啜了一口茶，又沉思着什麼，顯出焦灼的樣子。

雖是早晨，絲竹絃歌仍然是點綴了這秦淮河畔。夏天本來是秦淮河的，何況又是這末一個美麗的夏天。大概不到一分鐘時間，外面有個中年婦人叫喚的聲音。那是紅玉的媽——秦大嫂。

秦，
(在外)紅玉，紅玉！

玉
噯，媽。

秦
(在外)你起來了沒有？

玉
我——我起——(發現自己已經起來，馬上輕輕走到床邊，睡上床去)我還沒有起來呢！

秦
(在外)呀，還沒有起來，人家吳大爺早給你們吊嗓子來了？叫人家等着，待候你小姐怎麼着？

玉
二紅先吊吧，媽，我有點兒不舒服。

琴師的聲音
紅姑娘既然不舒服，今兒就息一天吧！

秦
(在外)不行，事事由着她，還了得！(大聲)紅玉，紅玉，你究竟出來不出來？

玉
(苦痛地)我就來，媽，我——

(二紅掀帘進來，她是紅玉的妹妹，相差不過一兩歲，沒有紅玉那麼漂亮，可是却很天真活潑。)

紅
姐姐，你還不去？

玉 知道了。(懶洋洋地)我頭疼。(要起來，作不勝的樣子)渾身不舒服。

紅 (低聲)別騙人了。我知道，你是假裝的。

玉 (驚)什麼？二紅，你說——

紅 (笑)我說你這病是假裝的，你壓根兒就沒什麼不舒服。

玉 (惱怒地)你怎麼知道我是裝病？鬼丫頭，你倒說說看。

紅 (詭譎地笑)我怎麼不知道？我問你，昨兒晚上，誰叫茶房送個字條給你的？
玉 怎麼？

紅 後來誰又在華樂門口守着你。

玉 (驚)你——

紅 他趕來跟你鬼鬼祟祟地說了幾句話，後來你就說：明兒早上，到我家來。明兒早上，可不到了今兒了？

玉 (知無法隱瞞)啊呀，你全知道了！

紅 我早就看出來了。

玉 (楞，稍停)媽呢？

紅 (搖頭)她要是知道了，還能讓你這末自由自在的？

玉 那就好了。

紅 我不懂，你幹嗎約他到家裏來？

玉 媽不是說要出去嗎？

紅 看樣子怕不出去了！

玉 爲什麼？

紅 說是鍾二太爺要來，代鍾老爺說話。

玉 （恨恨地）這個老東西。

紅 不要說他「老」，他人「老」心可不「老」！你瞧，他死心塌地就要討你？

玉 快別提他，叫人噁心。

紅 可是，媽看中了，怎末辦？

玉 我自然有法子。

秦 （在外）紅玉，紅玉！

玉 （差不多跟大嫂叫紅玉同時）到那時候，媽一做主，你跑哪兒去？

秦 （在外）你睡過去了？你出來不出來？

玉 媽，我在穿衣裳呢！

秦 (在外) 你是穿的鳳冠霞帔呀！還是文明結婚大禮服？這末難穿！人家吳大爺都快走了。

玉 還是二紅先吊吧！(推二紅) 你去，你去。

紅 我去好了，可是媽要讓你先吊，你別逆着她。爹一夜沒回來，她正在氣頭上。

玉 什麼「爹」不「爹」！

紅 (畏怯地) 姐姐，你不怕媽聽了——

秦 (在外) 咦，這個小鬼丫頭到哪兒去了？二紅，二紅！

紅 (急出) 我在這兒，媽！

秦 (在外) 死東西，還不快來吊嗓子。你也學你姐姐，拿捏起來了！(聽見拍達一聲，二紅啜泣) 住嘴！

琴師的聲音 好啦，好啦，小孩子家隨她去吧！

秦 (在外) 哼！真氣死人。

琴師的聲音 二姑娘，來吧！

紅 (在外唱，尙有哭腔) 「忽聽得老娘親來到帳外，祇氣得楊延昭怒滿胸懷。見老娘施一禮，我躬身下

拜……」

(紅玉在二紅唱時，急急走下牀來，到窗口外望，稍停，又失望地走回，這時，窗外有幾聲口哨，自遠而近，她急忙走去。)

玉 啊！(失聲叫出) 曼滔！(發覺不該叫，連忙向門口望，幸好外面唱着戲，沒聽見。一直走向門上去，只見一個二十

一二歲的青年走進來，他熱情，有朝氣，穿普通的西服。他叫鍾曼滔，紅玉的愛人。)

玉 滔，進來！(給他把帽子脫下來，拿手帕給他揩汗) 瞧，滿頭的汗，我還以為你不來了。

滔 (興高彩烈，大聲) 你約了我，哪兒會不來？沒有讓你等急了吧！

玉 (馬上阻止他) 噓！小聲點，我媽在家。

滔 不是說——？

玉 那個鬼老頭兒要派人來談話，她出不去了。

滔 (失望) 這——

玉 你得快走，免得他們撞着。

滔 (懊喪地) 唉，偏又這麼不巧。

玉 (安慰他) 快別這樣，今兒晚上，你在哪兒等着，我一定抽空出來——

滔 真的？不像上一次等了老半天，到末了——

玉 不會的。我有多少話要對你說。

滔 你知道這兩夜我就沒好好睡着過。我想了又想——

玉 (憐惜地) 怪不得你臉色這末難看，滔，(安慰地) 事情總有辦法的，讓我們商量商量，你何必一個

人自尋煩惱呢？

琴師的聲音 接原板——

紅（在外唱二段）「提起來把兒的肝腸氣壞，恨不得把奴才斧劈刀開，兒命他領人馬巡查營外，到山東穆柯寨私配裙釵……」

沼 可有什麼辦法？不想又怎麼行？玉，我難得會見你，而且現在——（稍停）到底說定了沒有？

玉 不知道，他們談心都背着我。看樣子怕有八九分了。

沼 這——（急）哪兒來的這末個老頭兒！

玉 說是他家裏很有錢，有田有地，還開了好幾月銀樓當典。

沼 一個老混蛋，仗着有幾個臭錢，就要買人家女兒。

玉 有什麼好說，我媽歡喜。眼睜睜地撈一筆大錢，她會撒手不要？

沼 那末你——？

玉（發急）我——你還要問！（急得發誓）就是把我殺了，我也不要嫁給這個姓鍾的老頭兒！

沼 怎麼他——

玉 什麼？

沼 他也姓鍾？

玉 唔，他也姓鍾，跟你一樣。

滔 你說他家裏開銀樓當典。

玉 我不早告訴過你。

滔 奇怪！

玉 什麼？

滔 我們家也姓鍾，我們家也——

玉 怎麼了？

滔 (搖頭) 沒有什麼。我覺得奇怪，他怎末也姓鍾！

玉 說的是啊，你們姓鍾也有這種渾賬人，你是這樣的，這樣的——

滔 這樣的什麼？

玉 這樣的——我說不出。

滔 (笑) 玉，你真——

玉 (低頭) 我真怎麼？

滔 你真——我也說不出。——啊，我要有你這末一個妹妹就好了。

玉 當真？

沼 (點頭)

玉 那一來你就是我的哥哥。

沼 你知道嗎？我的確有過一個妹妹，那還是多少年前的事。那時候我們家境不好，爲了逃荒逃到南京來，就把她給人家養了。

玉 多可憐啊！

沼 誰知道後來我們家發達起來，我母親一提到這件事就難過。

玉 你還記得她嗎？

沼 不記得了，那時候我很小，想起來迷迷糊糊地只記得小時候有個小女孩兒跟我一塊頑兒過。

玉 還是你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誰是我親生的父母。

沼 你不說過一個窮人家把你賣給你媽？

玉 (搖頭) 可是那也不是我的媽。

沼 玉，別想牠了，已往的事總叫人難受，還是想想將來吧！

玉 是的，沼，從前我只知道過一天唱一天戲，自從認識你的那天起，我可變了，我忽然想到許多從前夢也沒夢過的事，我想到來日我要是只有一個人，我該怎麼辦呢？

紅 (在外接着唱快板) 「有幾個年幼人娘且聽來，秦甘羅十二歲身爲太宰石敬瑭十三歲拜帥登台，

三國中周公瑾名揚四海……

玉 二紅快唱完了，你得走了。

（二紅在外接唱搖板）

滔 （看着紅玉不忍走開，最後終於不得不）好吧，晚上見！

玉 ——滔！

滔 （停步）什麼？

玉 我要跟你說句話。

滔 （走過來）什麼？

玉 （半晌）我，我忘了。

滔 那末我就在這兒待着，等你想起來再走。

玉 我實在記不起來了。

滔 我願意你就這末一直想不起來，我好一直待在這兒不走。

玉 ——你還是走吧。

滔 （要走）

玉 （熱情地喊住他）滔（走向他）

滔 (抱她) 玉!

(吊嗓子停了。)

秦 (在外) 紅玉, 你怎末還不出來?

玉 (向外) 我洗臉呢! 媽, (對滔) 快走! 快走! 快走!

滔 晚上會(走)

玉 晚上什麼地方?

滔 讓我看——

秦 (在外) 臉洗好了沒有?

玉 洗好了, (對滔) 快說什麼地方?

滔 在——我看就是——

秦 (在外) 怎末了, 慢斯條理地摸索, 沒有個完, 又不是大姑娘上轎! 快出來啊!

玉 (對外) 就來了, (對滔) 快說啊!

滔 世界咖啡店。

玉 不好, 那兒容易碰見熟人。

滔 那末——

秦 (在外) 你今兒到底是躲在房裏幹什麼

玉 不幹什麼我——我梳頭呢。

秦 (在外) 吳大爺就要走了，唱兩句也好讓人家趕到別處去。

玉 知道了。(對潯急) 說吧！

潯 世界不好，那末仙樂。

玉 太遠了！

秦 (在外) 你在哪兒跟誰說話呀？

玉 (着急) 沒有，沒有誰！

秦 我明明聽見誰在那兒說話。

玉 那是耗子，耗子！(對潯作手勢低聲) 快走，快走。

淮 還沒說定地方。

玉 快說啊！

秦 (在外) 什麼頑意兒，倒要來看看你是描的什麼花，繡的什麼朵！

玉 媽來了！(把潯推到外面)

(潯被推到外面。秦大嫂走了進來。我們已聽見她說話多時了，這會兒總算看見了她的面目。她是一個中等身

材俊俏爽辣的婦人，雖然已上四十歲，可還是「徐娘半老，風韻儘存」，想當年也是秦淮河上的紅人。現在穿着件合身的香雲紗衣裳，頭上梳着烏光雪亮的髻子，臉上薄薄地敷着脂粉，自有其風韻。她捧把水烟袋，模樣十分威嚴。）

秦（四面望了一下）你這鬼丫頭，越過越不像話了，是要我來請你是不是？

玉……

秦一會兒穿衣服，一會兒洗臉，一會兒梳頭。好大架子。

玉……

秦（看見她並未梳頭）你說梳頭的梳在哪兒？這大半天你到底是在幹了些什麼？

玉（不知如何是好）我，我——

秦（看出形跡可疑）咦，你今兒怎麼了，奇怪！（四處看）

玉（疑惑地，畏怯地隨着她的眼光掃視，突然發現曼沿遺下來的草帽，馬上走過去以身遮着。）

秦（喝住）你幹什麼？

玉……

秦（看見了帽子，大聲）誰來過了？

玉（嚇得幾乎發抖）沒，沒誰？